

外錄

空空

兩浙名賢錄

三十一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目次

空空

唐二

師彥

遂端

洪楚

道齊

守約

僧容

僧紹

清觀

明覺

解脫和尚附

代病

佛日

咸澤

鑑空

俱胝

從朗

全玘

惟靖

藏奘

子璿

重雲

慧稜

永清

光範

心鏡

道明

曇超

寰中

普岸

利蹤

陳尊宿

延昭

陳謙

楚南

宗徹

全宰

師靜

小靜附

常通

玄機

五代

文喜

道愆

師郁

靈照

令參

宗靖

文偃

師彙

子儀

虛受

可周

鴻楚

鴻莒

全清

契此

道育

宗季

皓端

從禮

桂琛

文益

法瓌

惠明

德韶

志逢

慧明

永安

清昱

願濟

道潛

清聳

本先

宗一

緣德

圓遠

寶達

蔣居士

得倫

延壽

晤恩

朋彥

行脩

文遂

義澄

幼璋

從瓌

紹巖

遇安

師簡

游道者

智勤

友蟾

全肯

曉榮

慶祥

行明

遇安

遇臻

義寂

王羅漢

行瑄

彥求

目錄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國樊齊宏謙終氏閱

空空

唐二 共四十八人

師彥

師彥閩越人姓許氏自幼披緇依年秉戒精進勇猛時

稱法寶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

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沉思良久巖頭曰

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沉生死彥卽領悟身心皎如
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傾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
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彥曰披枷
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彥曰猶有
杻在曰畢竟如何彥曰齋後困問作麼生商量卽得不
落階級彥曰挑不出曰爲什麼挑不出彥曰他從前無
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彥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
無彥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來作禮
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匆忙至舍乃見兒嬾
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處水濱彥之異迹頗多存
諸別錄

僧紹

僧紹不知氏族初叅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
院泉問去甚處來紹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
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台州六通院玄侶依附僧
問承聞南方有一劔話如何是一劔紹曰不當鋒曰頭
落又作麼生紹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僧作禮而
去紹休夏入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遂端

遂端慈谿人投師德潤寺日誦法華經至老不懈咸通十二年跌坐而化須臾口出青蓮花七朶芬芳異常空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冢屢發光衆開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室奉之號青蓮法華尊者

清觀

清觀字明中臨海人姓屈氏初生手足指間有幕蹠相屬佛經所謂網縵相也稍長神俊挺然有出塵之思遂投國清寺事元璋律師十八受具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人莫我知大中癸酉江表荐飢殍踣相望觀乃罄其糧食以施餓者令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遠近瞻禮不耐煩聒逃往翠屏山蘭若獨居後以無疾終

洪楚

洪楚永嘉人雲教寺祖師初會昌中寺例廢師戒行高峻宗旨貫通大順間晝夜講誦經法陸地忽生蓮花每有靈蛇蟠座下聽法刺史朱褒異之聞於朝有旨復置

寺法輪復轉楚之力也。史未盡其之開。故傳有言。妙覺

明覺解脫和尚附

明覺麗水人。住南明山。雪竇禪師頌之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二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時有解脫和尚者。亦住南明。嘗月夜靜坐。依華嚴經入佛光定。感化佛出現。由是悟入三摩地。辯才無對。當時禪學之士。皆言法中義虎。南明有二。出果

道齊

道齊姓趙氏。錢塘人。少為諸生。弃去。出家定水。習毘尼法。後住天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宴坐石窟中。猛虎毒蛇皆為馴伏。時山椒乏水。以錫杖剝地。迸泉應手而出。用周香積。四方義學。請講華嚴經。時雪深。牛目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蓉。熠燿之光。映於講席。四眾嗟歎。見所未見。後卒於所住。

代病

代病天台人。七歲出家。國清寺受戒法。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茆而居。嘗有盜入室。忽見二虎。據路。盜不敢出。代病適歸。盜叩頭陳悔。代病乃摩娑。

虎頭勅令縱盜。又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竟。執。杯。一。啜。而。盡。俄。酒。氣。及。兩。足。脛。出。地。爲。墳。裂。聞者驚恠。以爲神。汾隰西河人有病。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跏趺示滅。

守約

守約。麗水人。誦法華經。有悟人。稱之曰約。法華遍遊諸方。叅決疑義。晚住天王護法院。嘗夜歸守門行者。夢伽藍神呼之。覺曰。佛歸起。開門約適及門。寺僧咸異之。後跌坐而化。

佛日

杭州佛日和尚。不知何許人。初游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我師矣。尋抵於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禮雲居爲師。次叅夾山。遂得無生之智。後回住杭州佛日而終。

僧容

僧容未詳何許人。初住貞溪。後居處州廣利。蘭若機鋒。

峻利。叅扣者多。死於言下。僧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容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容曰。魯祖面壁。容一日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湏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容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後卒於住處。

咸澤

咸澤不知何許人。初叅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澤云。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澤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澤旣承長慶印記。後住靈隱山寶嚴道場。玄素傾仰大弘道法。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澤云。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後不測所終。

鑑空

鑑空吳興人。嘗舉秀才不第。因游吳楚間。元和初。值錢唐荒儉。擬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西。餒甚。不前坐而雪涕。有一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曰。旅游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垂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

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淮泗。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計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憶講經於同德寺，宛如昨日。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作糾糾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來，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捉襟露肘不完也。浮沉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薄。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煉，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當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對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

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
 名山。愈高。苦節。太和元年。詣洛陽。遇河東柳瑄。親話其
 事。瑄甚竒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持鉢乞食。尚九年。
 在世。吾捨命之日。佛法其衰乎。瑄詰之。默然不答。乃索
 筆。硯。題數行於北垣而去。曰。與一恒沙。衰一恒沙。兔而
 且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俱胝

俱胝。未詳其名氏。或云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尼名
 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胝。三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

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卽宿。胝又無對。尼去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擬弃庵。往諸方。叅叩。其夜。山神告曰。不
 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到。
 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
 自此。凡有叅學僧。到胝。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
 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
 示。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胝召一聲。童子回
 首。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胝將順世。謂衆曰。吾

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從朗

從朗未詳何許人。得法於從諗禪師。住婺州木陳。開筵講說。大鳴法鼓。有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倒。師敲禪床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言訖合掌而逝。

全訖

全毗。餘杭人。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稟質強渥。力耐飢寒。諸所叅求。略得周徧。晚於衡嶽中結茆以居。木食澗飲。紉軟草為衣。寒暑不易。有以詩贈者云。窠居更後有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別事詳南嶽高僧傳中。

惟靖

惟靖。吳門人。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眾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許之。遂與翦飾。後於天台受具。嘗昧

爽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靖既入虎即羣
坐地上若伺候然靖出復隨之以去遲明虎跡極多靖
恐人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於瘡所非
久全愈又虞冰雪備秬粒半斗許置地窖中每日以銚
合水煑食過明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
物知非理也卒年七十有三

藏奘

藏奘俗姓朱華亭人卅歲出家弱冠詣嵩嶽受具遊方
訪道復謁五洩靈默大師一言辯析旨趣符合會昌法
廢梵夾煨燼奘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居鄆水之棲心
寺禪者雲會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一經指鑿
皆立舉苦霧坐泮堅冰以咸通七年坐逝謚曰心鑑大
師

子璿

子璿秀州人有道行註華嚴經八十一卷造精嚴寺講
楞嚴經自作疏未作疏時夢文殊入口既畢夢文殊出
口疏成紙爲之貴後踟蹰而寂以兩籠合之葬真如寺
宋建炎初金兀朮兵至發之見手爪遶身復瘞之而去

重雲

重雲諸暨人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建寺於酥溪東岩卓錫而坐脇不至席者四十年因名其岩曰睡魔乾符二年跌坐而化肉身至今不壞

慧稜

慧稜鹽官人年十三於蕪州通玄寺出家遂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於是往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太悟乃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擘背打峯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堂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實有證對衆舉來稜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相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玄沙曰不可更說是意識著述

永清

永清義烏人戒行孤高不事形骸衣粗食糲四十餘年廣愛院乃其卓錫之所一旦兩肩有二童子願示所居

清曰左肩屬陽右肩屬陰陽本乎天宜居內爲一寺之主陰本乎地宜居外爲一方之神言訖不見清瞑目而逝今院中護伽藍神與縣北百步之山王神卽二童子

光範

光範嘉興人童子時事靈祐禪師學通經律初居空王寺更居靈光寺與義學數百人朝夕講讚嘗舉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來受法著釋會章句凡十五卷

人心鏡禪師

心鏡禪師鄞人得蘊空三昧黃巢至栖心寺師聞之語衆避去獨坐禪牀巢執刀問曰和尚爾見不眨眼殺人將軍麼答曰汝見不怕死的和尚麼巢舉刀向師師以指麾之刀落禪牀之角如是者三師大聲叱之巢不覺驚悸師偈云百萬貔貅入我家老僧不悟慍空華揮刀三下禪牀角只爲將軍眼見花巢放刀禮拜乞度師云可往雪竇山度汝巢旣去師曰呆子好殺不忌嘗謂須日月並明見雪則止今明州雪竇非彼死地邪巢果至雪竇死

道明

道明睦州人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長入開元寺為僧
契法於黃蘗斷際禪師常自織草履粥以養親及施
行路者黃巢兵壓境郡人洶懼明告以勿憂乃為大草
履令標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見之即舍去自是郡人益
尊禮之或有叅叩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號悟空禪師

曇超

曇超住玉泉寺獨宿靈苑諸山一定累日虎兕不傷俄
龍化老人語曰鹿山民鑿龍室怒久不用乞往誨之師
命致水撫掌而玉泉出因往戒龍雨洽歲遂有秋

寰中

寰中生有異相母歿廬墓出家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
禪師後居大慈山乏水夢神曰我遣童子泉來且見二
虎爪跑泉涌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
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南泉趙州雪峯岩頭咸就問洪今
稱其卓錫處曰祖師堂泉曰虎跑泉

普岸

普岸洪州人於百丈門下得旨後卓錫天台建平田禪

院而居之。學者雲集。隨機說法。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常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於本住。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卽壽昌開山和尚也。

利蹤

利蹤澶州人。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衢州之馬蹄山。結茆宴居。後遷子湖。創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嗥嗥。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年。廣明中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一。

陳尊宿

陳尊宿不知何許人。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履。密置道上。歲久人始知之。乃有陳草鞋之號。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諸方推服。謂之陳尊宿。一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不敢辜負和尚。師曰：早是辜負了我也。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裡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口。後不知所終。

延昭

延昭，餘杭人。發迹越州，未臻堂奧，往叅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卽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着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許言不飢。自後應滂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一日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輾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

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便下座。

德謙

德謙未詳氏族，或云卽婺州人，受羅山印記，靡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謙？下床拈起淨瓶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謙乃拍破淨瓶，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謙見新到僧，纔上法堂，乃舉起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謙曰：作家，作家。謙嘗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謙住明招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霍林，今日和尚，謙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麼？又說偈曰：驀刀藜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好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

楚南閩中人，姓張氏，弱冠出家，詣五臺具戒，雖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往叅黃蘗，黃蘗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卽今非有。藥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南曰：非今古。藥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晚住杭州千頃山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瀉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繁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南曰：未有聞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南曰：體者亦無。唐昭宗聞其道化，嘗賜鹿胎衣五事。南受而不服，或問之曰：鹿旣非宜胎，尤不忍。一旦雙虹貫日，辭衆坐脫。後亂兵發塔，爪髮俱長，俱讚歎作禮，揜而後去。

宗徹

宗徹，吳興吳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往叅黃蘗。一見以爲法器，許入室，領旨後居杭州羅漢院。化徒三百，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爲骨剉和尚。未幾遷化塔於大慈山塢。

全宰

全宰，錢塘人。孩抱之間，不喜葷血，長從徑山法濟大師

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聳不雜風塵。又得石霜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岩。卓錫以居。岩多魑魅木怪。藜萃其間。宰居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後於鎮國院坐脫。

師靜 小靜附

師靜不知何許人。始遇玄沙。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

入。後居天台三十餘年。足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時謂大靜上座。嘗有僧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時有小靜上座。與之齊名。人稱二靜。

後俱卒於本住

常通

常通邢州人。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年。忽慨然歎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叅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咸通末。住宣州瑞聖院。大開法席。四方義學。一受鉗錘者。無不立成偉器。光啓中。羣盜並起。遂領徒眾至四明。居於雪竇。鬱然盛化。天祐初。示疾。集眾焚香。付囑竟。合掌而逝。

玄機

玄機瑞安人。宿覺師女弟。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坐禪。往叅雪峯禪師。師曰。從何地來。答曰。大日山來。師問。日出也未。答曰。日出時。鎔了雪峯。言下契悟。後住温州淨光寺。倒立而化。宿覺喝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殯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岩竇中。因名其岩曰機岩。

五代 共六十二人

文喜

文喜嘉禾樂見人姓朱氏七歲出家戒律精嚴爲法中龍象往叅洪州仰山言下頓了心契嘗禮五臺忽見文殊跨師子緣鼻耳文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後築室千頃山會黃巢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僧問如何是涅槃相文喜曰香烟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喜默然僧罔措喜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遷塔於靈隱山西塢後宣城帥田頽叛縱兵大掠發喜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異之遣禪將邵志重封瘞焉

道愆

道愆永嘉人姓陳氏受具遊方得法雪峰閩中謂之小愆布衲後徧歷諸方益資樵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

如是。憇罷。叅受止。越州鏡清禪院。唱雪峰之旨。學者奔
奏。錢王欲廣府中法會。命居天龍寺。始見憇。歎曰。真道
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禪學。又創龍冊寺。延請
居之。僧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憇曰。何不問道無心合
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憇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
那教下。碧天。晉天福二年八月。示滅。黑白袈裟。制服者
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無筭。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師郁

師郁。泉州人。自得雪峰心印。化緣盛於杭越之間。後居

西興化度院。大弘法席。僧問。如何是一塵。郁曰。九世刹
那分。曰。如何會得法界。郁曰。法界在什麼處。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曰。鳥獸俱迷。見後如何。曰。山深水冷。問。
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郁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
改。舊時波。自是法音振於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
賜號曰悟真大師。

靈照

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峰之堂。冥符玄旨。一夕
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半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

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次居越州鏡清院。禪衆翕然。僧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照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是苦練樹。照曰素作良馬何勞鞭影。錢王建龍華寺。迎傳大士靈骨。道具貯焉。命照住持。晉天福中卒。塔於大慈山之陽。世壽七十有八。

令參

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於明州翠岩。大張法席。上堂曰。今夏共諸人語論。試看翠岩眉毛還在麼。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當要處。參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銚時如何。參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參曰。坦然不滯鋒銚。錢王欽其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宗靖

宗靖台州人。初參雪峰。密承宗印。罷參後。止於六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靖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靖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靖曰。老僧困。曰。畢竟作

麼生靖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署曰六通大師。

文偃

文偃嘉興人，少依兜率院得度，博通大小乘，棄之遊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叅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搥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偃損右足，去謁雪峰，存存方乘塊，垣爲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攬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甚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帶角？偃卽禮謝，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遂爲第一座。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偃契悟廣大，箭鋒所對，徃徃出於游戲，其作偈句，尤不能測。嘗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每顧見僧，卽曰：鑿咦而錄之者曰：顧鑿咦，德山密禪師剛去顧字，但曰：鑿咦，叢林目以爲

抽顧頌漢乾祐二年坐化以全體葬之宋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脩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廷鄂至雲門山啟塔見偃顏貌如生髭髮盡長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大師

師龕

師龕諸暨人初參雪峰未蒙印可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卽說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慈嶺路將來歸呈雪峰雪峰肯之僧問何如是佛身龕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龕曰舌覆三千界龕將示寂集衆說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號曰鑒真大師

子儀

子儀温州樂清人姓陳氏得法鼓山棲心天竺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奏上

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儀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儀曰、携履已歸西域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如何脩行、卽得與道相應、儀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尋回故山、雍熙三年示滅、

虛受

虛受、嘉禾禦兒人、學通內外、住大善寺、講涅槃維摩二經、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畧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受於涅槃、辯而作畧、仍多駁義、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一時稱爲義虎、錢武肅王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受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同光乙酉示滅、

可周

可周、晉陵人、姓傅氏、出家建元、志勤問學、同衣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遂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旋自江西、廻台越之間、隨機

啟發尋住杭州龍興寺開演黑白衆恒有半千武肅王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護衛武肅王觀其神異愈爲鄭重資中金如意一執紫衣一襲加號精志通明大師

鴻楚

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生而符彩器度宏曠出家越之龍宮寺推爲上座錢武肅王於龍興寺開度戒壇召爲壇首因奏薦於梁賜紫衣師號固讓弗受終不掛體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詩人鄭說贈之以詩有架上紫衣閒不着案頭金字坐長看之句楚神氣清爽豐頤皤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講法華經積五十許座講堂中忽生蓮花重跣複葉香氣芬芬長興中無疾而化

鴻莒

鴻莒鴻楚之兄同捨俗龍宮以誦法華經得度復往長安學律強記多聞爲流輩所推歸鄉請受二衆依止晝夜經行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時水滂荐饑有羣劫入其室莒待之如賓躬作食飼之日徐

徐去，深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羣劫拜謝而去。弟子中有欲襲其不備者，苜曰：非我弟子，我舍此，永入深山矣。長興中，跏趺坐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號泣啟視，苜云：急與吾換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獒猛善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麀鹿飛鳥相叅，犬無擊搏，獸不驚奔，葬後有虎遶墳號叫，其精能感物如此。

全清

全清，越人也，耨耘戒地，芬然杜若，得密藏禁呪之術，能厭劾鬼神。時有市繒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請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絲，置之於壇，禁呪之，良久，婦人乞命，遂諾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卽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鎚，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啣啣有聲，緘鎚口以六一泥，朱書符印之，瘞於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婦人病差，却後五年，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藏，爭共發之，揮鋤鎚破，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而契此。契此四明奉化人。形裁腰肢。感頰。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肆見物。則乞號。長汀子人。稱爲布袋和尚。嘗卧雪中。雪不沾衣。示人禍福。輒應。天將雨。卽着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有一僧過師前。師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卽與一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而去。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道育

道育。新羅國人。景福中來遊天台。掛錫於平田精舍。恒持一鉢受食。食訖。畧經行而常坐。脇不着席。日中酒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羹剩食。雖色惡氣變。收貯於器。齋時自食。與僧供。溜浴煎茶。遇薪木中。蝨蠹乃置之。遠地所服皆大布衲。其重難荷。每夏首以至秋末。日昃卽裸。

露背勝牖云飼蚊蚋蝻蛭并諸稚蟲螫嚙至於血流丹地未嘗色變行之四十餘年意無怠廢凡對晤賓主止云伊伊二字雖不通華語而解識人意了無差脫頂髮垂白眉長數寸身出緝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中坐脫揣其年殆八十餘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疑其爲應真云

宗季

宗季錢塘人姓俞氏孤僻高邁羅隱閭丘方遠賞歎其才請講諸論弟子八百餘人季眇二目神光引行嘗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詮註經文五六種俱妙得無言之旨一時人稱之曰季公筆下有蓮

皓端

皓端嘉禾人姓張氏九歲出家師授經法如溫業後聽希覺律師講律入耳通明義門無壅後依玄獨禪師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餘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武肅王召於羅漢院宣導賜紫衣署崇靖大師不出山門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惟一榻建隆二年卒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

學得其門者八百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惟以佛法為已。任時稱傳翼象王。

從禮

從禮，襄陽人。出家登具，精持律範，游天台、山、掛錫平田精舍，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祥，喜愠不形於色。惟行慈忍。時時示眾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猱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戒護之。精通於冥感。武肅王聞之，召入內道場，身惟一納，通夜不寐。同光三年入滅，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二。

桂琛

桂琛，常山人。幼卓越，絕酒葷，為萬壽無相律師侍者。年二十，即剃落為大僧。初習毘尼，棄去。謁雪峰存，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奧。與慧珠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初任漳州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簣，人不堪。慈愛非忘，身為法者不至。一日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時琛住地藏，乃石山也。於時學者莫測其旨。琛閱之，為作明道偈。有曰：至道淵曠，勿

可勝計。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物一不與麼。益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覩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七月示疾。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闍維。收舍利建塔。謚曰。大法眼禪師。

法瓌

法瓌。未祥其氏族。得法文益禪師門下。推爲龍象。住杭州奉先寺。開筵說法。機鋒迅利。四方義學。鮮有當其詰難者。清涼法嗣。於斯爲盛。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瓌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瓌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瓌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卽雷音普震。無邊刹也。瓌曰。也須善聽。時稱普照禪師。

惠明

惠明。錢塘人。姓蔣氏。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遂隱天台白沙。

立草寮有雪峰長慶之風四方叅叩者遭其詰責無不
摧鋒法音大振時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明住
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

德韶

德韶龍泉人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
塵中無置汝所也遂薙落受滿分戒於信州開元寺造
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爲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
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
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往見疎山
矮師叔問百巾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麻繩縛鬼
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
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
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剝窮極隱秘不知端倪
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
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
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
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
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溪一滴

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遊天台觀知顛禪師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志初寓止白沙吳越忠懿王迎至錢塘尊事之以爲國師韶說法簡要撥去枝蔓嘗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本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自信取僧義寂謂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寢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宋開寶四年華頂西峰忽摧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未幾集衆告別而化號韶國師

志逢

志逢錢塘人嗣法韶國師神人膝席請勿棄滌鉢之水自此盡飲之吳越國王欽其道風命住功臣院玄侶輻輳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卽普門第一世也尋歸老五雲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

虎迎載還山。雍熙初示滅塔曰寶峰常照之塔。

慧明

慧明杭州人。姓蔣氏。稚齒出家。壯遊閩越。歷探諸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庵。居大梅時。吳越部內禪學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間外。明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明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禪客不能對。尋遷於天台。卓庵白沙。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明。敵論宗乘。明日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明日。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汎學來者。皆為服膺。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命住資崇院。署圓通普照禪師。

永安

永安永嘉人。姓翁氏。初依彙征。隨師入國。忠懿王命征。

為僧正安心不喜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忠懿王欽其名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安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安曰會麼曰不會安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尋示疾告眾為別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安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安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化既闍維而看相不壞柔嫩如紅蓮葉今藏於普賢道場中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與經合成百二十卷雖印徧行天下

清昱

清昱永嘉人得法於天台國師忠懿王召入問道建奉先寺大佛寶閣延昱居之演暢玄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昱曰高聲舉似大眾開寶中示滅

願濟

願濟錢塘人姓江氏初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

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復叅天台國師發明玄
奧乃住雁蕩山吳越王新建光慶寺請濟住持仍於禪
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居新寺僧問夜月舒光爲什
麼碧潭無影濟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濟曰
不惟弄影兼乃怖頭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道潛

道潛河中府人姓武氏初詣臨川淨慧禪師一見異之
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叅請外看什麼經曰看
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潛對

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
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潛悒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潛
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潛於是開悟踴躍
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潛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
衆士女入院淨慧忽問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鈸釧聲卽
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
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毘徒而爲王侯所
重在潛尋禮辭駐錫衢州古寺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
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潛居之

潛日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哉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照應之若是仍於師號中加應真二字

清聳

清聳福清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聳曰滴滴落上座眼裏聳初不喻後閱華嚴經感悟卽承印可廼止明州四明山卓錫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聳曰雪落茫茫僧無語聳曰會麼曰不會聳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本先

本先永嘉人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爲沙彌詣天台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履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誡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碍膺如響同處一日忽

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克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躡。如是理論。大是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且道。卽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是別。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惟是一心。大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閒。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畢工。道俗造山。惟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晝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曰。也祇是如晝。先曰。汝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所著有竹林集十卷。

宗一

宗一。福州候官人。自西峰受業。叅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一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吳越忠懿王命闡法住持。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

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眾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一日洪鐘韻絕。大眾臨筵。後遷住於怡山。長慶未幾卒於所住。

緣德

緣德臨安人。師事東山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爲佛事。徧遊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謁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齊丘至。遊經堂。衆僧趨迎。德闕經。自若。齊丘旁立。睨之。德不甚顧。荅齊丘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齊丘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頽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延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勅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峰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土中。賜名圓通。太平興國二年。升堂日。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謚曰道濟禪師。

圓遠

圓遠慈谿人戒行清苦定明慧融結庵蓀湖講演經教法鼓之聲與潮音俱遠及示寂舌生青蓮花芬芳異常七日不萎龕其全身塔於庵左

寶達

寶達羅刹利法師晦跡靈隱山善持秘呪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朱衣黑冠謂達曰伍員復求雪耻爾感師慈心為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靈隱有印沙

牀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蔣居士

居士名宗霸姓蔣氏奉化人為入慈善溫謹口誦摩訶鄉人皆稱之曰蔣摩訶與岳林布袋和尚為道契一日同浴長汀摩訶視布袋背上有目布袋曰吾為汝所窺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當代吾行化布袋歸岳林坐脫葬封山後數年矣越帥遣一卒過蜀忽遇布袋道中卒舊遊四明嘗識之乃語卒曰為吾謝摩訶相見已近願自愛卒歸至岳林以語摩訶摩訶曰吾知之矣一日造

城徧別親知而逝。以請執高事。兩日昏昧之矣。一日

得倫

得倫永嘉崇明律院祖師也。嘗以錐刀自隨。入郭必由北市以歸。未嘗南顧。或問錐刀何用。荅曰。打鼓進。問何不慈悲。荅云。慈悲不少。有丐其錐刀者。則歎曰。汝無錐刀。從我覓邪。乃以與之。且曰。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人謂錐刀墮地之驗。世稱錐刀尊者。

延壽

延壽餘杭人。自其兒稚。知敬佛乘。日誦法華經。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乘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於江。裂縫掖。投永明岑禪師。剃髮受具。衣不繒纊。食不重味。持頭陀行。嘗習定天柱峰之下。尺鷁巢於衣。禰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於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遂振錫金華大柱峰。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後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於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於永明寺。爲第二。世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爲宗。以悟爲

則弟子一千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嘗以一代時教流傳此上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指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晶數珠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焚香辭眾跏趺而化塔於大慈

山號永明智覺禪師

晤恩

晤恩常熟人姓路氏住慈光院洞明旨教不離衣鉢不蓄貨財不近豪族弟子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後覩白光出於井中乃絕粒念佛面西而逝同院俱聞空中有絲竹鈴鐸聲久而始寂

朋彥

朋彥永嘉人姓秦氏出家開元寺初叅寶資和尚歸隱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始蘇節帥錢仁奉

禮重創長壽院請轉法輪僧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彦曰
 千透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彦曰是何言歟問如
 何是道彦曰跋涉不易建隆二年示寂謚廣法大師

行脩

行脩字法真年十三進具遍叅諸方得法於雪峰存禪
 師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
 尚自天台寒巖來遊錢塘吳越王待以賓禮住法相院
 每入城人爭歡喜望施士女每牽其耳結於頤下脩唯
 默笑或勸人曰但一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王長耳
 和尚定光佛也脩聞之曰彌陀饒舌遂結跏而逝弟子
 漆其真身祀之至今雙目爛若有光

文遂

文遂錢塘人兒稚出家資性穎悟博通內外典工於文
 筆嘗註楞嚴經自以為深得常住真心之旨一日往謁
 法眼禪師詰之曰八還中明還日輪日還什麼文遂惘
 然不覺汗下明日焚其註歎曰幾被他悞了一生依法
 眼得忘知解李國主錫號雷音大師

義澄

義澄富陽人年十二投龍門德詮出家周顯德中年幾六十始祝髮脩頭陀行訪道四方宋咸平初住信州玉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真宗召對深契無生之理賜號明慧大師後還至錢塘以苦熱得疾作偈曰本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真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年一百八十有二

幼璋

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七歲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見騰騰和尚於江陵騰

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憨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温台明三郡收葬遺骸數千時號悲增大士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建瑞龍寺以居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憨憨之語天成一年四月忽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即命使擇地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

安坐而化，詔改天台龍隱爲隱迹云。

從瓌

從瓌福州人，姓陳氏，少出家石梯，初住稱心，後卓錫杭之報慈院，開筵說法，學者多得所未有。一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瓌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瓌曰：那畔雀兒聲，至開寶初，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紹巖

紹巖雍州人，姓劉氏，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後住西湖水心寺，誦法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爲期。感陸地生蓮，舉城瞻矚，巖輒攀而蹂之。吳越王命巖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遇安

遇安錢塘人，姓沈氏，卅歲出家華頂，依年受具，尋遇韶國師，密契宗旨。吳越王命住傾心院，次居天龍，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

付安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卽人人共足也安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安曰也是虛言安有時示衆曰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於洪福殿賜紫衣號明智大師尋還故山示寂

師簡

師簡莫知所自初憇天台戲龍院時大旱有龍卧巖間簡以杖叩之曰時方需雨而爾何得縱卧獨不畏墮落乎龍忽天矯擎青天飛去隨卽霽簡善書求者多以

鷲酒易之德韶常語人曰此簡羅漢也後示寂錢塘歸

骨天台山下

游道者

游道者名善幽松陽人受業於遂昌之重光院與人無忤犯之亦未嘗失色每晨摘野蔬拾腐薪煮之不用常住寸薪尺芻一日跌坐而化院僧納之棺坐如故三納之皆坐然時忠懿王聞之使使漆其真身建殿祀之凡有所禱至今響答云泉曰今平正十五湖亦闕七上山

智勤

智勤狀河清人升天台山紫雲普聞寺手不誦書而

智勤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手不能書而心通了義嘗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或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勤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示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重次刻與入無

友蟾

友蟾錢塘人得度於朗瞻院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住雲居普賢僧侶雲集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蟾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卽人人盡露恩去也蟾曰莫亂道淳化初示滅歸骨於本山

全肯

全肯婺州人出家智者寺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肯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肯曰若人問我卽向伊道太平興國中無疾而逝弟子紹忠繼世說法識者以爲不墮祖風

曉榮

曉榮溫州人。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往叅天台國師。密承心印。初居淨福。後遷龍冊。兩處開筵。大鳴法鼓。僧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榮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毘盧間。日用事如何。榮曰。一會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歸寂於秀州淨土院。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六。

慶祥

慶祥餘杭人。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往杭州九曲觀音院。隨機說法。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祥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祥。曰。築着汝鼻孔。

行明

行明杭州于氏子。出家雪竇。從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法化彌盛。明自天台受記回。翼贊永明。海衆欽仰。忠懿王建六和寺。延請住持。二處開筵。法雨霑於四部。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明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明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號曰。傳法大師。

遇安

遇安福州人得法天台嘗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將示涅槃法嗣蒞仁侍坐安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旣說偈付囑乃命香湯浴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行入棺經三日門人相與啟棺覩安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安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誠曰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也言訖復入棺長往

遇臻

遇臻越州人姓楊氏出家大善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晏居齊雲學徒奔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臻曰五六尺其僧禮拜臻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臻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臻曰汝喚什麼作心念臻於秋夕間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瞻魄高摺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頌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禪唱至道中卒於所住

義寂

外

卷之五

五

光碧堂

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既通律義，復精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先是天台教迹燬於兵燹，零編斷簡，本朽枝摧。寂思鳩集，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一疏而已。乃告韶國師，囑人泛舟日本，購獲僅足。由是舊壁復完，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以爲家寶。錢忠懿王累請開講，私署淨光大師。

王羅漢

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住明州乾符寺，酷嗜彘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開寶六月初，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乎本寺。漢南國主錢氏私易名爲密，脩神化尊者。

行瑄

行瑄，姓陳氏，湖州長城人。少出家，誦法華經，月未五辰而畢。軸年登受具，從金華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至食時，以不斲之米雜菜茹投小鐺中，叅

煑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尋往會稽樂若耶山水遂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披閱大藏旁探經論慨其郭逵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大行於世周顯德三年終于所住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

彦求

彦求縉雲人姓葉氏納戒後造景霄律席入毘尼秘藏復悟沓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禪師心訣回住丹丘之六通院道望惟馨與申椒菌桂爭其芬烈也漢南國王欽其高行命居功臣院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惟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時屬度戒四方雲聚日供數千僧食未告匱計其所飯前後不下數億云建隆中卒於所住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目次

空空

宋一

清辯

贊寧

願昭

法齊

行滿

師蘊

環省

自詢

道榮

從朗

咸潤

常省

文輦

慶祥

皓泰

曇穎

脩巳

清簡

志蒙

德聰

契嵩

懷璉

重顯

義懷

了元

智禮

元照

譚禪師

繼忠

元覺

遵式

悟法師

祖韶

源禪師

守宗

元淨

德章

本如

坦禪師

痴海

子璿

清澈

智才

處謙

子鴻

智遷

梵言

善孜

了然

真淨

淨端

惟正

維琳

善本

資禪師

則全

崇福

正彥

僧印

良俊 潛叟附

慧才

法英

義歡

義海

體柔

齊玉

惟鎮

守一

訥良

可齊

守卓

常利

法晝

慧元

戒禪師

正覺

淨源

景深

智朋

道平

普能

繆道者

法如

如庵主

如哲

淨梵

惟尚

法寧

寶月

楚明

思慧

果昌

慧辯

有規

惟湛

從諫

妙源

梵卿

澄月

照伯

法濟

日益

淨曇

法達

立禪師

懷志

印首座

德週

法空

性空

道琛

道隆

普崇

法一

清了

法清

佛心

象禪師

謝心

東華洞

普宗

普宗

普宗

普宗

普宗

普宗

普宗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武林吳慧龍仲飛氏閱

空空

宋

清辯

清辯宣平人遺其姓氏得道於烏巖每乘虎下山乾德初創淨妙寺工畢其虎誤為鄉人所殺後知為辯師脚力自悔捨田二十畝入寺償之至今寺有償虎田

空空外

卷之六

光緒

瓌省溫之陶山人姓鄭氏稚齒出家棲心圓頓嘗閱楞嚴經文理宏濬未能洞了一夕夢見輪墮空張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嗣法永明傳衣表信開寶三年勅住寶雲寺學者臻萃法音大振未幾示疾忽現寶樹浴池省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言訖安坐而化

贊寧

贊寧德清人姓高氏出家祥符寺習南山律宗著述毘

尼時人謂之律虎宋初徵入汴京為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為定禮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召對滋福殿詔脩高僧傳三十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至道二年示寂歸骨龍井塢謚曰圓明大師

自詢

自詢號國一道者傳法於了定大寂禪師嘗然一臂供佛雍熙初勅建受業寺詢然身以報火滅舌根不壞

願昭

願昭錢塘人。出家保清院。受業後。叅靈隱清聳禪師。發明心要。衆請出世于秀州羅漢院。上堂示衆曰。山河大地。是善知識。時時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願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願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次遷杭之香嚴寺。無疾示滅。

道榮

道榮不知何許人。淳化中居長隴院。習禪定。靈異頗多。時人稱爲羅漢。旣入滅。人有見於壽昌。五百應真位者。今肉身留存。

法齊

法齊婺州人。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遂居長春。稱第二世。開筵聚衆。隨機說法。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齊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卽見去也。齊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太平興國三年。捨衆。宴居。至咸平三年。示寂。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從朗

從朗不知其所自出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嘗晝掩每誦蓮經羣鳥銜花匝座潘閻嘗謁之閉門不納

行滿

行滿聶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游天台棲華頂峰智者院知衆僧茶竈剗采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孀孀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幹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咸潤

咸潤上虞人習天台教觀依錢塘會法師講遂窈其旨景德四年邑令裴煥請演教於等慈繼徙隆教永福法音所震聽者動以千計禪寂之暇頗以筆墨自娛有五洩山之學院十題編於掇英

師蘊

師蘊金華人初與韶國師結侶游方性滑稽出語諧謔

高。達。者。多。訾。其。狂。獨。詔。師。默。而。識。之。語。人。曰。蘊。公。痴。狂。吾。不。測。其。邊。際。也。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所。誦。過。經。文。及。密。呪。各。論。以。幾。百。藏。爲。度。始。知。其。密。持。之。不。懈。開。寶。六。年。無。疾。坐。終。闍。維。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蕖。色。柔。軟。可。憐。或。曰。是。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耳。乃。重。燔。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省常

省常。錢塘人。結淨行社於西湖。刺血寫淨行品。雕彌陀像。與公卿牧伯二十人。比丘千餘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爲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日地變金色。移時始滅。

文輦

文輦。永嘉陽平人。得法明昭禪師。楊駒之間。決了疑滯。旋遇天台韶國師。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爲異緣。牽轉。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是。此所謂殊途而同歸。今更取。

佛經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遍。自是以來。逍遙無滯。太平興國三年。操斧自造木龕。巧結玲瓏。重攢題湊。號曰浮圖。入內跌坐。自持火炬。誓之曰。焚此業軀。供養十方諸佛聖賢。言已。發焰亘空。其烟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泣。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世壽八十有四。

慶祥

慶祥。杭人。姓祝氏。有辯才。多聞強記。受業於祥符寺。學南山律。兼通六籍史書。莊老百氏之學。撰高僧傳三十卷。淳化二年。預史館集新書。五年。遷左街僧錄。王內翰贈詩云。詔脩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其爲時賢。推重如此。號曰九曲禪師。

皓泰

皓泰。河東人。初叅琅邪。邪問埋兵掉闔。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一見。泰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泰一坐具。泰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曰。伏惟上饗。邪拓開曰。五更清早起。更有夜行人。泰曰。賊後張弓。邪曰。且

坐喫茶後住安吉州天聖寺開壇說法僧問如何是佛
泰曰黑漆聖僧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泰曰看牆如土
色

曇穎

曇穎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便問洞山特設偏
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穎曰如何體會
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罔然遂謁谷隱聰禪師復
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
老僧卽不然穎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

穎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曰牡丹花下睡猶
兒穎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穎曰然隱曰
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穎無對隱曰此事如
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
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
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
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
理如箭直鋒妙無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踰旨隱曰
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

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後住潤州金山開堂說法，每以此為提唱。上堂云：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是誰？涕唾，穎乃自唾一唾，便下座。

脩已

脩已，杭州人，少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杖錫山，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莫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無縫塔。已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清簡

清簡，錢塘人，姓張氏，為事孤潔。時謂之簡潔。嗣法歸宗柔禪師，住明州天童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簡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簡曰：達磨不可再來也。晚居

雪竇而終塔於寺之東南隅

志蒙

志蒙婺人不知得法之自好衣錦繡往來闐闐間丐錢市猪首克饌或伺所遺骨骼終不能覩因號猪頭和尚凡言人災福皆驗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遮道留之不可抵衢之吉祥院浹旬需湯澡澣自述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不把片嘗陶其真性吾是定光端坐而化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罹火殿宇煨燼而真體巍然獨存賜謚慧通大師

德聰

德聰姑蘇張潭人初入杭州慈光院受具戒於梵天寺叅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余山之東峰有二虎爲之護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之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閱月貌如生葬余山峰後遷於南嶺聰嘗住超果寺慶依尊者自杭州奉觀音像來聰預告衆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

及期果然，今超果奉為開山祖師。三日內當於主公道。

莽嵩

莽嵩，藤州鐔津李氏子。嗣法洞山住杭之佛日庵。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又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輔教編進之。仁宗皇帝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嘉，賜號明教大師。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闔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懷璉

懷璉，漳州龍溪人，姓陳氏。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卍角圓頂，篤志道學。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即慕叅尋，遠造泐潭，投機印可。師事十餘年，去遊廬山，為圓通訥禪師掌記。皇祐中，仁廟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璉問答。

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帝不允。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璉復以頌謝。帝遣中使賜龍腦鉢。璉謝恩畢。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治平中。再上疏乞歸。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放歸林下。璉旣渡江。初住西湖。受請居四明阿育王寺。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閣。其碑文。則蘇子瞻手筆也。嘗上堂示衆曰。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什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重顯

重顯字隱之。遂寧人。少依益州普安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嘗與客論趙州宗旨。爲若行韓大伯所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與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遂捨去。徧參諸方。語多不契。後至復州北塔。祚

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
遘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將游靈隱
與曾學士遇於淮上曾曰靈隱珊禪師吾故人也以書
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眾中俄曾奉使浙西訪顯於
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歷物色求之
乃至曾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荷公意動然行脚人
非督郵也曾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峰虛席舉顯
出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
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眾衲環之忽問曰

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
邪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
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嘗地也於是令搥鼓眾集顯
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
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
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
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
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

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餘激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

義懷

義懷溫之樂清人世以漁爲業見時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輒放之江父怒答詬甘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鷄羣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懷遂東遊至於翠峰翠峰衆咸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肖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閣四事成就晚示疾將化弟子智才問卵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寂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了元

了元佛印禪師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鬢髮覆眉，瓠犀盈口，稍長，風骨秀拔，有異常兒。發言吐論，皆詮經史，閭里先生目曰神童。年纔舞象，名擅雕蟲，咀爵典墳，笑談今古，捨俗試經，圓具感悟，有如夙習，遍詣諸方，契機開先法席，出爲宗匠，辯才無礙，肆口而談，無非般若，名傾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其德。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至，元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作甚麼？東坡曰：「暫借和尚四大爲坐榻。」元曰：「山僧有一間。」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東坡欣然曰：「請道。」元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居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元却贈以雲山衲衣。後東坡守杭，請居聖水寺。次徙靈芝，兩處開筵說法。學徒輻湊，元性滑稽，每以諧語接人。時有殿巖王觀父請元說法，元升座唱曰：「此一辦香，爲掃烟塵。」力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貶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大喜，以其久帥，多殺人，人也。東坡貶惠州，時元致書云：「子瞻賢高材，遠放寂莫。」

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後莫知所終。

智禮

智禮字約言。姓金氏。鄞人。自幼神情湛寂。骨幹英粹。登年受具。究心禪理。從寶雲義通。傳天台學。通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通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碍是名法界。禮曰。旣曰無碍。次第安有。居三年。輒蒞講席。咸平初。郡大旱。與僧思式。然指以祈。觀音誓曰。果不雨。當焚身。三日。雨大至。撰不二門指要鈔。及語難書。天禧間。脩法華懺。顯四淨土之道。真宗賜號法智大師。天台智者之學。禮爲中興云。

元照

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羣宗。初居天台。徙杭之東。藏學者爭從之。晚振錫。姜山愛其深秀。遂結茆。投老道。法益高。勤於著述。有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應法記。往法記。報恩記。及刪定尼戒本。金剛疏等書。蘇東坡嘗就

之畫像薦母未幾坐脫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祥光五色燭於湖面良久不隱

譚禪師

譚禪師不詳姓氏住諸暨報恩寺嗣法雲蓋山繼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譚曰隻履已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便與麼時如何譚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譚曰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譚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拈拄杖示衆曰

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來處來擊香臺一下

繼忠

繼忠永嘉人父母乞嗣於天台章安佛祠後夢僧授以子曰此螺溪尊者也寄汝養之方娠母卽厭葷八歲落

髮受戒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不瘥乃精脩觀音三昧恍見大士授水灌頂遂瘳四明延慶廣智大師傳天台教往就學代師講演雪竇見而歎曰此法器也歸住法明寺學徒雲湧法席之盛爲東南冠元豐五年正月八日夜集衆告別有登吾道場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之誓著扶宗集五十卷趙清獻拈贊之云教明圓通聽衆依嚮以心傳心以真破妄真兮謂何有相非相如水中月如鏡中像

元覺

元覺婺州義烏人姓傅氏大士翁之裔也夙脩種智隨願示生七歲出家十歲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着槽廠去覺遂作驢鳴明日真法契也俾爲侍者二十年運水搬柴不憚寒暑後出世蘓臺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次居蔣山丞相王安石旣避賢路與覺結廬定林山中逍遙物外清談終日贈覺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當時以爲希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覺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覺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覺曰：屠牛、剝羊，日爲甚麼如此。覺曰：業在其中。元祐元年，覺乃遷化。王安石慟哭塔下，讚其真曰：賢師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失，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覩汝華，惟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遵式

遵式，寧海人，字知白。母夢吞珠而生，傳天台教於寶雲。然頂誓行四三昧法。時北宗多輕台教，乃伏闕上書，請以止觀入藏。因章獻太后請懺，爲著懺文。行懺多異人，咸稱爲慈雲懺主。逝日星隕，自云生於上品，焚餘三指，不壞，賜號正覺禪師。

悟法師

悟法師，錢塘人，出家天竺，精持大悲咒，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因晝夜不廢誦誓，焚身助王旦遵式，冥求感動。天聽入台，教於藏中，旣如願而焚，薪盡不壞。

祖韶

祖韶，天台人，年十九，通法華，得度，叅慈雲，得其法，與慈

雲命補其法席。化行兩浙。壽七十二。無疾坐脫。賜號明智法師。

源禪師

源禪師。未詳氏族。嗣法石霜。住安吉州廣法院。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源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源曰。瞳人笑點頭。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源曰。禍事。曰。某甲罪過。源曰。龍頭蛇尾。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守宗

守宗。金華人。少出家。即誓擔正法。遊歷諸方。遍參尊宿。所至晝則丐食。夜棲樹下。未嘗掛名床曆。既還廬於院北。環植七松。餘四十年。精脩不怠。鄉人敬禮之。咸稱七松大士。元豐六年。趺坐而化。火後。妙香滿野。獲舍利。皆五色異光。

元淨

元淨。字無象。於潛人。生不如葷血。十歲出家。見講堂座。

輒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從慈雲入法智室夙夜服勤不怠年二十五爲大妙門賜紫衣號辯才大法師沈文通守杭迎住天竺頓增萬礎學徒四集無不飽餐法味而去居十七年還於潛緇素懇請復歸天竺趙清獻拈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晚居龍井法界觀成眉間徃徃自湧舍利肩現袈裟條八十一如住世之數與東坡居士爲方外交及卒蘇穎濱爲撰塔銘

德章

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章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峰前險處行日作麼生是險處行章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是章曰也不得放過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章曰空中求鳥跡日意旨如何章曰水內覺魚蹤章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覓拈來掌內衆人驚

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鬚指出時。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大師。

本如

本如，句章人。初學於法智，有悟。作頌曰：處處逢路頭，頭頭是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更思量。法智肯之。講說教論從者如歸。慶曆二年，賜號神照。嘗居白蓮寺，有虎睡西南隅，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歿之夕，所居梁木俱折，體聞異香，比瘞發，龕顏貌如生，爪髮俱

長。塔之近地，一日生青蓮花。趙清獻拈爲作行業記。

坦禪師

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噐，有省，卽出家。叅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宛守聞景張，請坦繼衣法席。坦方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坦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衲歸衆，更不禮拜。坦曰：新興教，今日失利，更歸方

丈令人請宗至。坦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痴海

痴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騃，故名痴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痴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禱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怠，不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痴海拜不已。一日睡於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於世。永嘉江心寺碑，其手筆也。

子璿

子璿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竹，卽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卽趣其席。僧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峇

日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以介也乃如教再拜後辭住長水承稟日顧眾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清徹

清徹仙居人戒行高潔嘗截一掌為眾祈雨應時大澍年乃有秋庵前猛虎馴伏如畜犬然寂後鄉人漆其真身事之

智才

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得法天衣住臨安佛日庵上堂曰無今無古不改絲毫離少離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僧問如何是道才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才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才鳴指一下

處謙

處謙永嘉人姓潘氏字終倩住白蓮院戒律精嚴四眾傾服更為王安石所知適州旱請謙禱雨於潭謙至潭

所振錫三下，大聲語龍曰：昔智者誨汝，旱則施雨，今偶忘之，耶言訖，雨大注。州民敬事之，號曰神悟大師。

子鴻

子鴻，丹丘人，姓吳氏，嗣天衣法席住台之瑞巖，學徒雲聚。僧問如何是道，鴻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鴻曰：語墮也。曰：乞師指示。鴻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海洋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喝一喝，下座。

智遷

智遷，杭州高氏子，得法懷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唱天衣之旨。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遷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遷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恁？」遷曰：「與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遷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土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噐噐，眈眈，覷覷，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把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

梵言

梵言不知何許人。天衣之法子也。一席推爲首座。後住越州淨衆寺。法音大振。上堂云。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以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獅子吼麼。咄。

善孜

善孜杭州人。得法懷禪師於臨安北山顯明說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孜曰。九年空面壁。懺懺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孜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孜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孜曰。墻壁有耳。

了然

了然臨海人。姓薛氏。初母胡無子。禱於石觀音像。夢一老僧手持蓮花。語曰。食是當飯。然非汝子也。生而超異。住白蓮寺。寺後有龍湫。路嶢陁。不便行者。然呪之。使遷。一夕大風雨。遂徙寬地。寧海建法會。請主法。席寐中見有持牒來者。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又夢一龍化爲神告曰。師七月當歸。旣寤。并日說法。且誠且別。至期泊然安。

坐而逝號智湧法師

真淨

真淨不知其所自止。杭州淨住院。初參達觀禪師。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淨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淨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舒手。淨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淨端

淨端吳興人。姓丘氏。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山。嗣翠峰月禪師。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飢寒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檢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尹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

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搵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番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眾聞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闕。』圓照粹美，不悟其机也。嘗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竒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大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

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五更遂化。閱世七十有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惟正

惟正，錢塘黃氏子。住餘杭功臣山。年十八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出入嘗跨一黃犢，將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正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人爭覩之。正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鱸，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有問者，曰：師以禪名，而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正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維琳

維琳，湖州人。嗣法育王璉禪師。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琳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

便是育王兒孫也無琳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
是大明家風琳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鶴岫中昂足行
云未審意旨如何琳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
去琳曰聽取一偈搯拙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
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猿山西叫明月後住杭州徑山號
無畏禪師

善本

善本開封人幼時母病割股肉以進疾愈出家得華嚴
經開卷恍然心契始知夙因之有在也蓋旦夜精進
不親席者二十餘年遂博通諸經要旨得無碍辯才肆
口所說皆爲密諦晚住杭之淨慈繼住東京法雲寺蘇
子瞻作詩贈行大觀二年終葬大慈山崇德院塔號定
光

資禪師

資禪師不知何許人爲育王璉公法嗣住臨平勝因僧
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資曰方圓無內
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資曰莫將黃葉
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資曰觀漢

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論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玄關一任縱橫妙用後不知所終

則全

則全字叔平姓施氏慈谿人落髮於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六大弟子則全為之首旁通諸史尤工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過識者每言直心是道場若叔平真出家兒也任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禮重之嘗語人曰叔平才氣凜凜然若衣儒衣冠儒冠者使簪筆荷橐立柱下以職諫諍豈遂不若漢汲黯唐魏徵哉慶曆五年夏別衆坐亾世號三學禪師

崇福

崇福縉雲人年二十一祝髮於聖壽寺不啖酒肉貌偉氣克景祐二年大旱邑令同詣虬溪百丈潭請水忽有龍見爪福一履以去歲再旱福復至潭所忽湧出舊履甘雨隨至鄉人敬信之以為慈氏下生也後入涅槃塑像祀之遇旱禱之立應

正彥

戒弼附

正彥不詳姓氏住温州彌陀庵人稱爲庵主嘗謁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彥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彥曰道什麼良擬對彥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彥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後得法育王璉禪師與臨安佛日戒彌和尚同稱法寶僧問彌如何是毘盧印彌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曾彌曰步步成蹤時稱踏雪禪

僧印

僧印者承天簡禪師之法嗣也住温州瑞安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印曰頭大耳小如何是法身用印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印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捧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印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跌坐而逝

良俊 潛叟附

良俊蘭谿人出家聖壽寺清齋持律母老兄貧乃闕一室於寺側迎母供養於中朝夕躬致庖爨十五年母亾罄衣鉢津送人稱其孝年七十二一旦無疾更衣而化時有潛叟者名自天居聖壽亦有孝行嘗卜地於橫山黃塢以葬其親仍構祠日報德君子日出家兒不知有親久矣至勸人小作功德便唱言超生七世父母而垂自在堂反不知供養豈他人之過去者可以虛借自己之現在者難於實證耶此二僧既出世間而仍以世法報親不滅人倫不背祖意出家事親者宜以是爲法

慧才

慧才永嘉之樂清人入法智室持大悲呪恒百八遍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於雪峰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日燈壽八十六更衣就坐書偈泊然而化有證戒光記襄陽米芾書

法英

法英明州鄞人姓張氏得法九峰韶禪師初住襄陽白馬上堂示衆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

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厘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毘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看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迷途。這箇是須遇明眼人證據始得。次居大梅，嘗有偈曰：春山笋蕨正蒙茸，好把黃梁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

義歡

義歡，義烏人，持戒甚堅，精通教典，創建興化院，爲淨脩之所。影不踰闕者五十年。康定元年，壽九十餘，無疾端坐而化。旣葬累月，徧見夢於其徒曰：吾身當山，乃開龕就視，肌肉如生，遂復迎入院，闢維得五色舍利，有黃雲覆其上者三日，因名其山曰雲黃。

義海

義海，雪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海於言下大悟，遂呈偈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海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机。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海曰：這裡

無安排你處後不知所終

體柔

體柔不詳姓氏嗣法棲賢謁禪師住安吉州之西余開筵說法四衆雲集上堂示衆曰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齊玉

齊玉雪川人尚書莫公支子法號慧覺早親釋典日記數千言宣和六年遷居上天竺嘗終夜經行不息端坐合掌而化葬於山西塔曰慧寂

惟鎮

惟鎮錢塘人得法於棲賢遠禪師後住杭州南山之法雨說法無礙當時稱爲辯才僧問如何是法雨境鎮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鎮曰芳草和花種脩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草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守一

守一江陰人姓沈氏幼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游晨夕參叩頓悟宗旨後於秀州本覺出世說法僧問離羣師子踞地全威不露爪牙願聞哮吼一云大家着力僧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一日親聞第一机一日脚跟下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辦取火中蓮一日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同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門圓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旣集不可徒然畧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闡外之權刹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晉良饒州吳氏子。嗣法於圓照宗本禪師。住衢州靈曜寺。趙清獻抃請開法於越之福果。衢之超化海會靈曜。四刹法音大振。僧問三變禪林。四面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良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流得五湖傳。良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良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闔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此。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可齊

可齊台州人。姓應氏。少依國清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肆。晚造圓照禪師法席。薦機言下。推爲首座。衆請住安樂山。次遷天童。兩振法音。流於四部。僧問寶花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齊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齊曰。水瀉簷前。一樣清。問如何。是道。齊曰。踏不着。曰。踏著後如何。齊曰。七穿八穴。乃曰。

一問一答。一撥一掠。千眼頓開。澄涼皎月。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麼。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夜一枝開。

守卓

守卓不知何許人。嗣法圓照禪師。住雪竇法藏上堂示衆曰。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輝輝相映。又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空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脩。皆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便下座。

常利

常利得法。圓照禪師出世。湖州報本大弘法席。僧問。如何得作佛去。利曰。煩惱裏薦取。如何得離煩惱。利曰。對

面菩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利曰：照。磨後如何。利曰：黑。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利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利曰：有作如何。是有作。利曰：無爲。僧擬議。利曰：漆桶這裡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人。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食。不得喫破。然雖如是。切忌麤生。叅。

法晝

法晝杭州徐氏子。出家圓具。聽習經論。過目不忘。人稱夙解。後造瑞光投机開悟。先住天鉢。次徙香山。後被旨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巖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晝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峰。峻道何藏。晝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晝曰：你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禪刹。慧休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銜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着。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路。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

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便下座。

慧元

慧元，潮州倪氏子，年十九，受具游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禪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他求，惟求佛法耳。圓明笑曰：王城聲利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元乃自京洛游襄漢，徧歷名山，遂至黃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又住崑山慧嚴院，說法十年，道俗尊信，嘗自持鉢入湖，湖人云：師到處爲家，緣何獨愛姑蘓？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筮，譁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愠，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遂住報本禪院。一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

月新言訖而化。遺言葬峴山之陽。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它日可建寺也。後三十年。楚國公王黼追慕道風。爲請於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勅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一如元之所記云。

戒禪師

戒禪師不知何許人。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時蘇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有爲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爲宣之。戒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爲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納。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戒爲東坡所知。是必有可知者。或云東坡守杭日。戒常卓錫湖上。然莫詳其住處也。

正覺

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異僧。解環繫其右臂。乃孕。自是齋戒。及誕。右臂肉隱起若環。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師。嘗指覺謂其父曰。此子道韻非

常倘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
十八遊方與祖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者誓不歸矣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
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陳香山香山未肯曰別
見人始得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覺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
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尋
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舄
穿弊咸輕之真歇命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爲履來
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後出住泗州普照次
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晚居天童衲徒雲奏上堂今
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老僧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
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水相曰祇
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超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
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
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
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

底人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覺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塵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紹興丁丑十月沐浴更衣端坐顧侍僧索筆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

淨源

淨源字伯長姓楊氏杭州人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

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左丞蒲公守杭以慧國院易禪爲教命源居之所至緇素景慕高麗國王子爲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元祐三年示寂瘞院之西北世壽七十有八

景深

景深台州人姓王氏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剃染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意不自適遂詣寶峰求入室峰曰宜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

還放方有自由。分深聞頓悟。厥昔峰擊鼓告衆曰。深得
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
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門。來去無痕。如何提唱。
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
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跡蹤。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
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
處玄。紹興壬申二月示病。乃曰。世緣盡矣。復爲衆小叅
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
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智朋

智朋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
題其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
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子。焦山枯木
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朋遂請
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
作境會。朋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
朋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朋曰。喏。紹興
初。出住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朋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開花。未幾示寂。

道平

道平處州人，法嗣大瀉喆禪師。住東京智海寺上堂，舉盤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猛兇，活捉獬龍，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普能

普能杭州人，姓呂氏，嗣法慶善晨禪師。繼為說法，四衆雲集。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繆道者

繆道者，西安人，原口山多猛獸阻險，往來者懸崖攀木，累足以行，春夏山水暴漲，則又病涉，道者來住甘泉寺，鑿山開道，遇虎狼則手撫之，去熙寧間坐逝，出三昧火，自焚其身，人號金川聖者。

法如

法如，衢州人，姓徐氏，初叅雲蓋守智禪師，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提唱，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閒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有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如庵主

如庵主，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侶，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得一生閒。又閒，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如哲

如哲未詳族里。初住越州天衣。退席後住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哲荅以偈云。瑞巖長喚主人。公實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筓輿。乃書八字示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因叙平昔。泰問勉衆進脩。已忽豎起一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淨梵

淨梵嘉興人。姓筮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嗣湛謙二法師。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感普賢授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洪鐘。時長洲令王度目擊其事。題石爲記。化後茶毘。有舍利五色。惟尚

惟尚

惟尚不知何許人。初叅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卽以前話詰之。尚不能對。至

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觀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床。印遂喝。尚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臨安廣福院。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法寧

法寧。姓杜氏。衢州人。得法於寶寧英禪師。住明州雪竇。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闍倚禪林。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寶月

寶月。越州人。姓鄭氏。金山慧禪師法嗣。住常州報恩。號曰。覺然。上堂示衆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雖然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楚明

楚明百粵張氏子得法善本禪師住淨慈寺隨機說法當時以為東南佛眼上堂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

思慧

思慧錢塘人姓俞氏嗣法法雲住福州雪峰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飯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下座

果昌

果昌安吉人姓時氏從善本禪師得法後住婺州寶林提唱法雲之旨嘗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破昌曰祇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昌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與著直先無

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慧辯

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子。出家普照。得法於明智。智命代講。尋徙天竺。從猊座聽法者。日常千指。時翰林沈時卿守杭。以嚴猛爲治。僧徒見者。皆懼。辯獨從容如平。日沈異之。裨蒞僧職。蘇東坡作倅。高其行。與爲方外交。辯容止端靜。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辯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後隱草堂。將示寂。遺命須東坡至。方闔龕。

四日而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以哭之。時熙寧六年也。

有規

有規。婺州人。姓姜氏。得法法雲。於安吉州道場山卓庵。以居。學者雲赴。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机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規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

時日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規日照
顧打失布袋。三千箇容令何許箇指頭。因是太平山士

惟湛

惟湛義烏人。姓宋氏。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五
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覃恩得度。首謁神照。復往依
廣智。嘗白智曰。師所授者。我無疑焉。若圓頓絕待之旨。
當須自得。後敷講於雲間。超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振
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跌坐而逝。火浴之。項舍
利粲然。

從諫

從諫松陽人。幼見佛經。即能自誦。出家。即謁天竺辯才。
性根鋒利。往往薦機。言下。辯才歎曰。吾道由子。而弘努
力。努力。由是聲播講席。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
寄之。諫發緘。觀黑白二圓相。乃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
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
太湖上。大觀二年。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而逝。賜號
慈辯大師。

妙源

妙源字晉之，慈谿人。清苦峭厲，貌寢薄，無威儀。嘗衣蘆花衣服，鐵裊口，誦佛號不輟。每跣足乞食於道，未入口，遇饑者輒分餒之，以爲常。得法於愚公，愚晚歲開講，徑山學者雲集，每令源代其酬荅，往往機鋒電掣，卒不可搏縛。及風止水靜，意泊如也。主定水，問學滿戶外，將示寂，勅弟子勿火，勿葬，委身尸陀，以飼烏鳥。

梵卿

梵卿姓錢氏，嘉興人。得旨東林總禪師住紹興之象田，大弘法席。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梵橫按拄杖，僧便喝。梵擲下拄杖，僧無語。梵曰：這死蝦蟆，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同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澄月

澄月不詳氏族。婺州智知山嗣如禪師之法嗣也。得法

後住於承天僧問如何是道月日殘陽戀幽草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月日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
 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
 潢夜白孤蟾吐言畢跌坐而逝

照伯

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崇教寺塔下夏坐則向日冬卧則
 擁雪或引紙縱筆濃淡橫斜初若狂言終無不驗宣和
 己亥正旦忽持巨軸與一往還士人緘滕甚密已乃行
 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次及遼亾迄於中興時

日不易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
 不東去不西來沿道誦詠數日跌坐塔下視之死矣衆
 欲昇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猱衆隱
 卽之望木杪騰踊者數十忽不知所之

法濟

法濟臨海人師黃岩浩先罕卧食冬夏不爐不扇建炎
 寇亂與其徒各燼一指以保城邑每誦法華至藥王品
 輒太息曰身如垂疣附贅虛生浪死何益遂采薪自焚
 是夕星月皓然忽天雨白花大如朔雪清旦拾遺骨得

舍利五色者數升。天雨白雲。大收降雲。都且合。盡骨。神日益。日。收。善。悲。和。養。盡。土。身。不。所。益。滋。水。蘇。自。於。日益。不知何許人。嗣法保寧仁勇禪師。住安吉州上方寺。開筵說法。提唱爲玄素所宗。一日上堂。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篲打篲。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梁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枝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圓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維。雖鶯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荐。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唯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

淨曇

定空外

卷之六

五十三

光碧堂

淨曇嘉禾人。嗣法寶寧璣禪師。晚住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須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舜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擲。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人鑽龜打瓦。收足而化。

法達

法達不詳氏族。爲南福嶽嚴慈感禪師法嗣。任明州阿育王寺。一日上堂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孰柰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目點眉微咲。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玄。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行兔。總不如無孔鐵錐。行道之人。如何卽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立禪師

立禪師麗水人。住法海寺。法鼓之音。振於四部。時道君皇帝幸林靈素。改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立上堂云。都

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今聖君垂旨改佛殿爲神霄釋迦老子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老僧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根樹下嘯月吟風於無縫塔中安身立命去也一任乘雲仙客跨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啣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堪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哥且道山僧轉身一句還作麼生遂擲杖端坐而化

懷志

懷志婺州人姓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嶧永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志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志趣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日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請出世志却之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痴憨

踪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拔毫文彩。露崇寧二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日已夕矣。遂咲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毘收骨塔於乳峰之下。

印首座

印首座不知何許人。自參真淨徹證宗猷歸遁婺州之雙溪。一日偶書曰。朽脚鐺兒湯自煨。飯餘長自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啣花去不回。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德週

德週信州人。俗姓璩氏。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黃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後於溫州光孝寺開筵說法。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祗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法空江西人遺其姓氏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
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空遂辭行清草堂
以偈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
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
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空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
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空曰公欲施財邀
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空旣沮沒
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賚衣一襲訪之衲子聞
多徃依之而空亦老矣後示寂於本山

真性空

性空漢州人先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
菴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興至多爲詩詠得之者必珍
藏以爲拱壁不啻也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得妄色塵
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
衆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
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
戮民多逃亾空獨荷策而徃賊見其偉異疑心詭伏者

問其來空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空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空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空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飭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空之力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覩空見佛不拜乃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空掌之曰會麼云不會空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寄雪竇持禪師曰

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拙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空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空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空取塞肩水而回，衆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無筭。二宦徘徊空中，火盡始去。

道琛

道琛，永嘉人，姓彭氏。出家樂清政，洪院傳天台教。觀忽一夕悟旨，不假筌蹄而言辯如流。紹興間，住賢福寺。每堂厨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卽現光質家以爲異。屢歸之，江心真歇天童覺老皆尊師之。後住四明延慶，士俗傾嚮，皆謂活佛出世云。

道隆

道隆桐廬人。姓董氏。於嚴州鍾山得度。杖錫遊方。所至者。衲皆為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心延為首座。無以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齋數。簞自適。人無知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隆便掌。

普崇

普崇慶元人。嗣法草堂清禪師。開講育王。上堂示眾。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崇曰。非風。非旛。無處着。是旛。是風。無處着。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法一

法一。姓李氏。襄陽郡王道勉之玄孫也。世居祥符。母夢梵僧托舍而生。年十七。成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

就將棄家從釋。祖弗許。母曰：徵之。昔夢當是宿老沙門。遂從靈巖通照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了無契入。乃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署為首座。尋謁草堂於疎山。薦於言下。紹興初。請居延福。退席歸天台。萬年觀。

清了

清了。西蜀左綿人。姓雍氏。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初見丹霞淳禪師。悟旨。後謁長蘆照禪師。一見器之。命歸侍師。踰年。分坐未幾。照稱疾退間。命了繼席。學者好歸。拈香

時。照付衣。擬拈出。及見而為丹霞。令侍者扯去了。預備布伽黎於袖。遂搭以示眾。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門下。即不然。卓拄杖。一下云：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黃梅。雨秋苗。爭得青。紹興間。李守光命主龍翔。藉緣力。合二刹為一。今為江心寺。祖師。

法清

法清。嚴陵人。稚齒出家。即以弘法為已任。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曾侍郎開問曰：上座生身何處。曰：

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清擲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清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後於慧日雅禪師座下得旨遂住隆興九僊上堂曰萬柳千花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着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

佛心

佛心姓朱氏壽昌人耕山誦佛遇亢陽常有黃雲覆其頂諾人以雨輒驗一日至葉樞密家求山水衣樞密曰

無有心曰在某篋笥中良久又曰吾帶一小畜至恐驚人當出收之家人覘其後見一虎繫於府前柏樹上樞密見其靈異遂舉衣與之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八日忽書偈云六十一年住世間隨流來往度塵寰今日已歸霄漢去碧雲空外有青山趺坐而化自焚其身至今野燒至此卽滅春草不生以存靈跡

象禪師

象禪師越州山陰人得法淨慈明公遂嗣講席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

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游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有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無名賢外錄卷之六終

書